

责任编辑：王瑜明



百味人生

深冬,艾迪女士正走在大街上,突然发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乞丐坐在角落里,他是个肮脏的、令人讨厌的家伙,行人纷纷路过都不搭理他。那天很冷,老乞丐破旧的外套——更像一件旧西装外套,而不是一个暖和的大衣——胡乱缠绕在身上。

艾迪女士心里咯噔一下,她停下来低头问道:“先生,你还好吗?”

老乞丐慢慢地抬起头来仔细打量艾迪女士,第一个念头就是:她和别人一样,只是想取笑他,于是他低声咆哮道:“走开,别烦我!”

让他惊奇的是,艾迪女士始终微笑着——露出两行洁白整齐的牙齿——问道:“您饿了吗?”

“嘿,我刚和总统一起吃过饭,”他挖苦道,“快走开!”

女士笑得更加灿烂,并把一双温暖的手伸到老男人胳膊下面。“你想干什么,夫人?”老男人生气地问,“我再说一遍,让我一个人呆着!”

就在这时,一名警察跑过来问道:“夫人,有什么问题吗?”

“没事,警官先生,”女士回答道:“你能帮助我吗?”

警官挠了挠头:“他是老杰克,已经在这地方游荡好几年了,您找他有什么事?”

“看见了吗,那边有个自助餐厅?”她客气问道:“我想让他吃点东西,顺便避避寒。”

“你疯了,夫人?”老杰克开始反对:“我

可不想去那儿!”话没说完,他感觉到一双有力的大手把他拽起来,“放开我,警官先生,我可什么也没做!”

“杰克,这笔生意对你不错啊,”警官笑着调侃道:“可千万别搞砸了。”

虽然有些困难,女士和警官还是齐心协力把老杰克弄进餐厅,安置在角落里的桌子边,这时候吃早饭的人已经离开,还没有到午饭时间,餐厅经理走过来问道:“警官先生,这个人惹事了吗?”

警察答道:“不,这位好心女士请老杰克来吃饭。”

餐厅经理生气地咆哮说:“他,不能这儿吃,这种人影响餐厅经营!”

老杰克龇牙咧嘴地嘲笑道:“看看吧,夫人,我早就告诉你,最终还得让我走走吧,本来一开始我就不想来这儿。”

艾迪女士盯着餐厅经理笑着说:“先生,你知道这条街上的艾迪分公司吗?”

这位经理不耐烦地回答:“我当然知道,我们的老客户,每周在这儿开会聚餐,这跟你什么关系?”

“本人,佩内洛普·艾迪,艾迪公司的总裁,现在,老杰克是我们公司的客户。”

艾迪女士瞥了一眼忍俊不禁的警察:“我想经理先生现在应该可以接待杰克先生了吧,还有警官先生,陪杰克先生一起喝杯咖啡,如何?”

“不了,谢谢夫人,”警察光说不走,“我还在执勤。”

“那么,就喝一杯咖啡?我想长官不会

怪罪的。”

“陪艾迪总裁和客户杰克先生喝咖啡,这个主意太好了。”

餐厅经理转怒为喜:“杰克先生,我现在就给您准备咖啡,还有长官先生、艾迪女士。”

警官感叹道:“艾迪女士,您真是个好

人!”艾迪女士没有回答警察的话,她坐在桌子对面,聚精会神地盯着老男人问道:“杰克,您还记得我吗?”

老杰克睁大昏花的老眼仔细打量着这张脸,结结巴巴说:“呃,我这样认为,我的意思是……有一点面熟。”

“我可能确实有点老了,”艾迪女士娓娓启发道,“您好好想想,也许在我年轻的时候,曾经在这儿呆过,当年你就在附近一家饭店上班,我从那扇门路过,又冷又饿……”

“夫人?”警察大惑不解,他怎么也不会相信,这么成功的女人曾经也挨过饿。

“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,”艾迪女士开始陷入回忆:“来到这个城市找工作,但一无所获,最后惨到当我被踢出公寓时,兜里仅有最后几美分,我在街上游荡好几天,冷冻难忍还差一点饿死,但我侥幸找到这个能让我有口饭吃的地方。”

听到这儿,杰克喜笑颜开:“记起来啦,当时我在这家饭店当保安,你过来问我能否干点杂活来换碗饭吃,我说那是违反公司规定的。”

“我知道,”艾迪女士继续说,“接着你

请我吃最大的烤牛肉三明治,大到我从来就没有见过,又递给我一杯咖啡,告诉我去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,慢慢享用。我很害怕你会有麻烦,但我一抬头,看见你在收银机旁替我吃的东西买单,我顿时就明白了。我告诉自己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“所以你自己开始创业?”老杰克问道。

“我找到了一份差事,每个下午上班,我拼命工作,慢慢开始自己创业,感谢上帝的帮助,事业很成功。”她打开钱包,然后拿出一张名片,“吃完饭,我郑重邀请您去见莱昂斯先生,他是公司的人事主管,我敢肯定他能在公司给你谋一席之地。”她笑着继续说,“并且,我想他或许能提前预支一部分工资,这样您可以买些暖和衣服,找个暖和地方,直到你有自己的家。请记住,不管您需要任何东西,我的大门永远对您敞开。”

老人的眼泪一直在眼睛里打转:“我该怎么感谢你?”

“不要谢我,”艾迪女士回答,“应该是我感谢您,感谢您20年前的慷慨!”

饭后,女士向警官道别:“非常感谢您的帮助,警官先生!”

警察回答说:“恰恰相反,艾迪女士,谢谢你让我今天见证了一个奇迹,我永远都不会忘记,还有……一并感谢您的咖啡。”

女士调皮地问杰克:“顺便问一下,您的咖啡里是否加了奶油或糖?”

杰克笑着说:“您给我买的咖啡,有没有奶油和糖都一样香甜!”



心灵的语言

◆ (美国)莫林·弗雷德里克松 孙宝成(编译)

肥皂水史密斯是一只24磅重有斑点的獭兔。獭兔的皮上没有其他品种能起到保护作用的坚挺的粗毛,绒毛如同云朵般柔软。初次触摸到獭兔的人会吓一跳,都说兔毛实在太软了。我发现,獭兔似乎让每个遇到它的人也变得温柔。

有一天,我和肥皂水史密斯探访了在旧城区为受虐妇女设立的收容所。收容所的妇女们低垂着眼睛看我。没人露出欢迎的微笑,她们对装着肥皂水的笼子不感兴趣。每个人都显得精神紧张,准备散开。特别是后面的一个小女孩,如同一缕移动的青烟。她从未抬起眼睛,从未伸出手来,偶尔从人群中飘进飘出。工作人员告诉我,她到这里有一个多月了,一直都没有说过话。他们想尽办法,都没有奏效。她母亲说,她说过一次话,却是以前的事了。我不能想象出究竟是什么经历夺走了小女孩天生的好奇心,还有童年本应有的热情。

我在地板上铺了一张毯子,坐下来,打开装着肥皂水的笼子。沉默的孩子们在我身旁绕过,我告诉他们,说,他们若是坐在毯子上,肥皂水会跟他们交谈。几个孩子这样做了,包括那个沉默的女孩。很快,肥皂水从笼子里出来,慢腾腾地从一个孩子身边跳到另一个孩子身边。与探访学校时不一样,第一次接触会激起欢乐的尖叫声,这次访问却异乎寻常地安静。触摸肥皂水后,这些孩子低头看着轻声叹息或双手捂住脸哭。肥皂水继续转圈,孩子们和她们的妈妈逐渐开始谈论肥皂水并提出问题。

我跟妇女和儿童聊天,留心注意那个小女孩。她僵直地坐在毯子的边缘,双腿笔直地伸在面前。她目不转睛地盯着肥皂水。似乎肥皂水与她有了眼神接触。它从一个个孩子身边跳来跳去,每次都更靠近一点那个女孩。我开始想知道,它是否会停下来,给她时间来看自己。我们每次去访问其他学校时,肥皂水通常的举止都是绕着圈子蹦跳,让

每个人都宠爱它。它会回到我跟前,洗净自己的脸,然后再次开始转圈。

那天,我看到肥皂水终于走向小女孩。她没有伸出手来,也没有以任何方式逗弄它。她宁可紧张地坐着,只是盯着看。

最后,肥皂水在她的大腿旁边两英寸处停下。它悄悄地探出头,把下巴搁在她的膝盖上。我很惊讶。这是狗的一种常见行为,兔子可不会有这种表现,这只兔子尤其不会。

这个孩子没有伸手抚爱肥皂水。相反,她慢慢地靠向它。她的脸离它有几英寸远,她小心翼翼地伸出手臂圈住了它。那是如此轻柔,以至于房间里没有人能听得见——她开始说话了。她拢住兔子,头枕在它的后背,低声对它说话。肥皂水一动都不动。

我抬头一看,发现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已经停止了交谈。房间里的每个成人都僵住了。时间仿佛凝固。然后,孩子悄悄伸开手,坐起身。肥皂水也坐了起来,走上前来,活泼地舔她的膝盖。她没有笑。她没有伸手摸它,但是她那僵硬的后背放松了,肩头舒适地倾斜着。小女孩站起来,走向她妈妈,开始吮吸她的拇指。

我准备离开时,小女孩再次出现。她伸出手,直视着我。我把肥皂水递给她。她紧紧地抱着它,脸紧贴着它。我的手悬着不动,担心它会开始挣扎。这种情况没有出现,它又伸出头,放在小孩的肩头。肥皂水缓缓地呼吸,闭上了眼睛。很快,小女孩松开了手,回身就走。她转身离开时,我认为看到了浮现出的淡淡微笑。

云朵般柔软的兔子、温暖的皮毛触动了孩子的心灵深处。太多苦痛的经历让那颗心死去了,而肥皂水的天真和信任似乎点燃了那个小女孩同样的情感。

有无数次,我见到动物表现出的爱起到了言语无法起到的作用。看来,还是心灵的语言最单纯。



■ 登山巧遇清洁工

(德国 海因兹)



星星

◆ (美国)劳拉·E·理查兹 孙宝成(编译)

一个可爱的小孩,因为害怕黑暗,躺在儿童床上抽泣。楼下房间里的爸爸听到了哭声,上楼来,说:“你怎么啦,宝贝,你为什么哭?”

孩子说:“哦,爸爸,我害怕黑暗。保姆说我长大了,不用点蜡烛了。可是所有的角落全都是可怕的黑暗,我觉得黑暗中有长了眼睛的东西,如果我看它们,它们就会看我。它们要是看着我,我会死的。哦,爸爸,为什么有黑暗呢?为什么有夜晚这么可怕的东西?为什么不能总是白天呢?”

爸爸把孩子抱在怀里,来到楼下,进入夏天的夜晚。

“看上面,宝贝!”他用热情、亲切的声音说,“看上面,看看上天的小灯!”

小孩抬起头,看到星星,在天空蓝色的面纱上闪烁;明亮如燃烧的蜡烛,金子般发黄。

“哦,爸爸,”那孩子叫道,“这些可爱的东西是什么?”

“那些是星星,”爸爸说,“那是上天的小灯。”

“以前,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呢?”

“因为你是一个很小的孩子,以前从来没有在晚上出来。”

“爸爸,我只能在夜晚看得到星星吗?”

“只能在夜晚,我的孩子!”

“爸爸,它们只在这时才来吗?”

“不,他们永远都在那里,可阳光照耀时,我们不能看到它们。”

“但是,爸爸,这里的黑暗并不可怕,很美丽啊!”

“是呀,宝贝;如果我们只抬头看星星,而不是看角落,黑暗永远是美好的。”